

大河邊一個謙卑老區的故事

Tortosa 很美。這是一個融古羅馬風阿拉伯味兒的城。不！確切地說，它不由自主，在中世紀什麼時間的點上，停留了下來，昭示給今人它的往昔，好像默默流經河邊教堂的艾布羅大河，徑直地穿過橫跨河面的橋樑，尋找進入地中海的河口。

保存完好的厚重石牆昭示古代風範，圍繞這大教堂的是穆斯林風格的尖塔和圓屋頂，謙卑到恭順。周邊的建築群，應和了勤勉的加泰蘭鄉鎮農人、漁夫和吉普賽“遊俠”部族歲歲不斷的往來，暫居和擴展。狹窄的、三四層高的本地舊居，鱗次櫛比地鋪滿了古堡周圍，不間歇地戰勝百年洪澇，把艾布羅大河兩邊覆蓋成 3 萬人口的家園-托兒托薩市。在當代，舊城市民把陽臺搭建成花園兒，各色植物盡職守地塑造出安逸，各種飯食的味道飄散在每一個街角。人群，是最不尋常的風景。

在古堡威嚴聳立的山腳下，老城不多的幾個小廣場上，廢墟還等著被 21 世紀的運輸工具消滅，早上打七點半的鐘樓敲響，送孩子上學的穆斯林婦女，小推車裡坐著小不點兒，背上馱著，臂彎裡夾著中溜的。一隊隊的母子圖掠過，踏著圓滾的石子路，綿綿不斷。間或幾個吉普賽人媽媽，白皮膚黃頭髮，一樣攜大的帶小的送去校門口。當地人很少見，有，多半也是擇另路吧。小教堂電子時鐘指到八點半以後，該男人們上班來了。舊城不多的幾家店鋪稀稀落落的當地人公司，懶洋洋地卸下門板，幾輛麵包車送貨起貨，商業貿易活動就要開始了。老城區集中了大量的外來人口，巴基斯坦人開了一間又一間網吧兼打長途的電話亭。北美和撒哈拉南部青壯年勞動力，沒有短工打，都聚集在這些店鋪門口，或等待包工頭兒來招募，或通知親友熟人給家裡捎信兒，彙報實情。太陽升到斜掛在三樓的房檐角上，教堂那邊傳來 10 點的鐘聲，半上午。行政官員，巡邏員警，提公事包的律師法官又成了街上來去匆匆，奪人眼目的主角。老區裡原居民都搬走了，剩下些老年人孤孤單單，下樓去買個藥，喝個茶，找個太陽照得到的長椅坐下，嘮嘮叨叨。沸騰的生活本質上並不在這裡。

沸騰的生活在靠邊的新區裡上演著。那裡完全是和世界任何一個商業社會一模一樣的：街道、汽車、廢氣味兒，賣時裝的，電子行，打折的傢俱家電，駕校和房地產中介。誰也不停下，誰也不認識誰。

我們的 NGO 就進入老區，最多人流的三角地租下辦公室。歐洲凡帶有古跡的市鎮都經歷了衰敗和人口外遷的歷史，貧困家庭和重複出租給外來人，是一種時間過渡。政府戰略把文化公立設施嵌入老區，這裡有開放時間很長的市民圖書館，語言培訓中心，吸引閑在家裡的移民家屬免費學習加泰蘭語言。

這是位於 Ebro 大河入海口的一個平原，盛產橘子、橄欖、水稻。在一架鋼鐵橋底下，來旅遊的外鄉人會發現一個城市歷史博物館，全年免費開放，據說是市民自發的公益項目支撐這這個校外教育資源。那裡面展出的橄欖油壓榨技巧，照片和實物讓人聯想一個薪火不斷古老民間藝術。當然，還有幾個世紀不斷的洪水氾濫，水位達到 20 米以上的街道住宅，怪不得教堂角落上畫著標記，粗心的遊客，在商店購買精美包裝的稻米和明信片，會忽略、差異這些特別的紀念品。這條大河養育著發源地到入海口四個省流域的莊稼，牲畜繁殖和人口，百分之八十是用來灌溉，如果風調雨順，勻給其他省市用水不是什麼大困難，於是從佛朗哥軍人政府就開始擬定調水計畫，到了民主發展階段，近 20 年執政的社會黨因為腐敗和無能，讓位給後來跟隨美國“違法

地”參加打伊拉克，導致馬德里地鐵恐怖襲擊，反對大河引水的群眾運動就毫不動搖地發展壯大。當地人的正義感來源於西班牙內戰時期反法西斯傳統，這個位於三省不管的小鎮，遭希特勒的飛機轟炸，村莊焚毀死傷無數，獨裁者竟然還在鎮內河床上建築城市雕塑，弘揚二次大戰以後的國威軍威。民主之後，一代孫子輩份的共和國後代成長起來，和老人們一起形成當地反對資本主義的核心紐帶。只要缺乏公義他們的志願活動就沒有停歇。

2008 冬季發現連續三年雨水不足，2 月旱情嚴重。加泰羅尼亞地方自治政策，環境法案，彼時加泰蘭民族恰逢三黨聯合掌握權利，我們看來是第一次玩政治上“實驗”遊戲，好在破除了 20 年總督管制似的 CIU 一黨獨大。很久沒有機會執掌議會的社會黨、聯合左派綠黨、民族獨立黨三黨聯盟，在五月進入夏季前發出巴塞隆納城市缺水警報，預備緊急調動巴拿馬籍兩艘貨船，從塔拉高那港裝運 Ebro 河水救急。運水計畫在媒體和各種環保聲討下馬上實施，各政治力量冒著垮臺，提前下臺的風險，到五月突然天降大雨，主要工業區和城市周圍儲蓄用水瞬間積滿——人報不如天報！

2008 年 6 月 18 號，政府廢除多年來形形色色的引水方案，讓這條大河遵循“天道”，決議裡說如此可避免流域下游的種植業鹽鹼化，入海口三角洲地面沉降和回歸，水裡引進外來物種，如誰都不知從哪飄來的黑顏色水草。引流導致可能的流量減少，將影響沿海漁業，在歐盟內部，西班牙本身艱難的自我發展，加之海岸線景觀已被房地產投機糟改毀壞，自然資源的進一步損失，正被歐盟新的海岸線法規判處“死刑”等。退下總統角色的薩巴特羅，這位共和國烈士的孫子，感慨地說在他當總統期間沒能對單一的房地產經濟模式作出什麼改變，是他一生最大遺憾。

相信這是西班牙歷史最年輕的掌權人肺腑之言。不能不讓人聯想前期兩個大黨輪流計畫將河水瓜分，引入乾旱南方各省市。甚至一直到農業大棚世界穆爾西亞，或裝船運往馬約而卡外島。荒謬的設計連同世界性的房地產投機，把海岸線景觀一併葬送掉，要在歐盟通過海岸線保護法以後，重新考慮怎樣重新整頓這些水泥森林。

反引水運動的標誌，一個被結紮的管道，在 Tortosa 作為城市雕塑廣場和進入市區要道上隨處可見。當年穿著印有這個標誌的志願者們，在一個週末做大轎車從上游結隊成群下來，示威遊行，開群眾大會，發動宣言書上簽名運動，市民互動，是自我教育運動。2010 年上游城市薩拉高薩，趁著舉辦世博會變為世界水資源論壇的中心。出生在

Tortosa 的前聯合國教科文秘書長費德里格馬約爾（Zalagoza）之開幕講話，他本身就是這條大河的子孫和親人。民間的反抗引水團體 PFE，作為非政府組織和環保尖兵，好似承當了發動和組織群眾分搞革命的積極分子，他們分散在社區裡，在自己工作崗位上，一旦任何不公不義的事情出現，他們又回到第一線，我記得



一年又一年堅持的反對核發電運動，也是陶爾陶沙附近幾個村鎮環保運動，也叫做公民運動的亮色。薩拉高薩，用加泰蘭語拼寫做 Salagosa，有著和智利一般的地型地貌，下游入海口的嘉泰隆尼亞，不僅被艾布羅大河聯繫起來，民眾運動也一脈相承。

曾經有一部國家電視臺的連續記錄片，讓一位老左派，號稱“Zalagoza 城的良心”作家加歌手安東尼奧（Jose Antonio Lapordeta）為導遊，沿著這條和以及引導觀眾認識內陸不出名的山崗、村落，拍攝過一部極美的風光片“背包上的國家”。

反對引水計畫的運動平臺積極分子，各個都是不出名的行吟詩人，宣傳和鼓勵被動消極的底層人群，反抗資本權威，保衛人類自己的家園。每次媒體報導某個週末在小鎮

上聚集幾千民間抗議活動，人人身穿印上截止管道的圖案背心，自動在河堤上刷出“河水即使生命”的藍色標語。我們也不能忘記持續好幾年的反核電群眾運動。那是位於 30 公里 ASCO 村艾布羅河邊，阿斯柯一號核電站曾非常“低調地”出過火災事故，當局對公眾發表的災害評估，顯然是掩蓋了風險的最低一級。後來議論再次開工和關乎周邊民生的反對意見，始終被壓抑在政府和媒體共謀的“地方問題”少數人既得利益“這樣的話語中。給讀者和電視觀眾打造的印象，是一一切都控制得很好。

西班牙以及歐盟全境內的反對核電運動如火如荼：綠色和平進入了這個從來就是南方的，位於富庶的嘉泰隆尼亞和瓦倫西亞之間，跟貧窮的特魯埃爾接壤的艾布羅大河沖積平原，小小的 ASCO 核電村落和周邊的群眾，人人探討國家怎麼招標，要由私人競標來進行核廢料處理，當地的聯合左派 IU 和綠黨聯合，儘管被稱為議會裡面的“去掉咖啡因”的 Light 黨，被缺乏公允的”投票法案“困擾，永遠占極少議員席位，但是一時間大學生，青年人都自覺不自覺地加入並且推動了民間的合作農業活動，讓當地農產品在本地規模消費，節約運輸成本。全球化的公平貿易，在這裡特別見微知著，每個公共場合的咖啡及都是南美洲咖啡農民親手研磨的，煙民們從來不抽美國品牌，當地美國漢堡和炒雞連鎖冷冷清清。農莊採用環保驅蟲法，成片的桔園農場給環境垃圾減輕了極大的負擔。市政府頒佈規定，在周日假期引市民們去河邊高教育性活動，規劃垂釣划艇和泛舟，控制對旅遊河水的過分開發。

我們的 NGO 在當地實施銀行基金會社會工程，一個社區發展專案，為了改造多元共融的城市老區，減低貧困，進一步調動在地人力能源。

叫做“多文化社區嵌入 ICI”的項目（Intervención Comunitaria Intercultural）初期還使用傳統社會工作技巧，幫助弱勢群體，扶助外來族裔融入的視角。到 2010 年由當地 NGO 技術執行，當地政府承擔行政保障，專門的科學委員會來督導，以開展十七個類似地區的社區為田野實驗地，將一般人很難懂得的社會干預，劃分得十分細緻。

先把著眼點分成社區已經存在的教育、健康和居民關係三個板塊上，比如教育可以分成更細緻的三部分：民眾，指在校生，大中小學 幼稚教育的對象和 特殊教育人群、歡迎班指外來移民子女，尚未掌握當地語言的補習班， 潛在生源指還沒有正式進入學堂，或因為宗教習俗，不願意上學的少兒及家長，這部分動員 街頭教育工作者，熟悉多族裔自我教育的人和 清真寺、 家庭裡學佛的小組， 吉普賽教會的牧師們一起想辦法，這也就進入了技術層面，當地公立和私立成人教育中心，所有技術含量的老師、輔導員、 心理學專家、 課外活動骨幹、 家長會，參與互動，給出一個 5-6 個人學年的時間，足夠達到啟動，深化和跟蹤發展成果的時間。 政府方面由於掌控教學階段的大小活動計畫，教育局官員，市政府教育官員，部，廳，局， 市縣教委都必須承諾在專案發展過程中，開啟綠燈，不能以任何理由無視項目的科學理念和將外來人口包括進來的多元發展視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歷來推薦的（UNESCO）整合一切校園內外的資源，共同發揮平民教育作用，在這次體現得尤為充分。

再來看健康衛生專題，也是將民眾放在第一。根據科學顧問 Dra Milagros 從巴西學到的全民健保經驗， 所有的居民， 所有健保設施、技術： 醫生、護士、醫院 社工、防疫 營養專業人士， 健保推動層， 環保人士， 跨文化醫療協調員（這個小鎮加上附近村落醫療點有四人：摩洛哥，華人、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公立和私立的 康復

場所，多發疑難病社團：什麼抵抗毒品的，抵抗疼痛的，抵抗慢性疲勞的，阿爾茨海默症，反愛滋病和濫用藥物的，或是關心亞健康和非常典型疾病的鬆散組織，關鍵的問題是預防和關懷多種族裔在一起，食品健康，預防公共衛生危機。

政府部門衛生署行政代表也屬於必須承諾的體制框架。由於銀行基金會保證了行動經費，地方官員只需要接收這個“禮物”，干預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項目，一份錢也不要花，可是要分享資訊資源和活動報表，最終的健保品質評估和綜合診斷書也是“坐享其成”。最值得一提的是醫院裡的專業人員，由於西班牙全民免費的醫療體系，醫生護士良好的道德風尚，地方診療機構早就做好了多族裔患者平等對待，2000年開始出現免費的跨文化醫療協調員，語言溝通的服務並和心理專家早在80年代開展的移民心理調查，這ICI項目思維理念上一分為三的看法，從技術層面上保證推進的成功。

作為有著社會動員基礎的小鎮，市民關係這個“板塊”打開思路，解讀成多元的，新、老市民共同建築公民社會。仍然按照一分為三，一，民眾：社團代表，私人基金會、教會、商家、婦女，老人、青年，家庭鬆散群體，為首要的角色，二，技術移民事務官，私人基金會，教會，和NGO負責人代表為技術力量，最後的社會發展角色，但是仍然不可或缺，政府力量：副市長 區長 私人基金會 教會扮演促進團結，化解危機，反對極右翼的法西斯排外勢力角色。這個帶有理想主義色彩，整合了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由銀行贊助的活動在當地社會生活中注入了正能量，它的結果不是打造烏托邦，而是出臺“問題社區”的診斷報告，未來便於各個四人或公立機構、精英集團使用。執行團隊分散在全境17個社區工作，每3個月進行評估，6個月進行全體集中培訓，保持標準化。我們的科學顧問，70歲的義大利社會工作家馬可和人類學家西梅內斯教授說，未來推廣到歐洲西塔國家，希望避免倫敦或是法國城市郊外的移民社區危機，但願2013年以後會如此，並影響歐盟公民社會的價值，ICI的意義和得失，暫時看不到結論，我們自己，這些多年的移民成長為社會工作技術員的，只想到加來亞諾的詩句：“什麼叫烏托邦，你走一步，地平線就退後一步，但是只要行走，既是烏托邦。”

夏航 2012年從巴塞隆納到北京

我也可以介紹由馬可·馬契奧尼學習到的社工經驗，我願意強調以下幾點：

- 社會工作，絕不扶持依賴性。
- 社會工作，不稱呼服務對象為“使用者”，要稱“市民、公民”，賦予當家作主的權利。
- 社會工作最忌諱只是打補丁，要尋找問題的根本。